



打开一枚诗的果子

——陆永奎诗集《择河而居》序

汤世杰

历,懂得一株果树的育苗、栽种、生长直到挂果的全过程不可。

就是那次,我碰到了屏边的年轻诗人陆永奎。原来,他竟是我在开远结识的陆永开的弟弟。听永开说过,他们的家,就在我作为一个学工程建筑的人一直心仪的“人字桥”下,幼时,经越“人字桥”开来开去的列车笛鸣,几已成了指引他们日常生活的报时钟声。住在滇越铁路边的人,那些隐秘的情感,不惟是诗的产床,甚至足可写上几本大书。便想,屏边或说是大围山的那些诗文的果子,自当该由他和他的朋友们去种植,去打开了。

没想我还真等到了这一天——永奎奉送给我们的,正是一筐以《择河而居》命名的诗的果子。

世上的果子各式各样,打开一个果子的方式却大同小异。那是一个看似寻常又并不寻常的过程,你无非先要用一把小刀,或是比小刀更灵巧的手指,小小心地,先去其皮,见其瓤,露其实,尔后才能分其瓤,吮其汁,品其味……那是一个环环相扣、看似简单其实复杂的完整过程。复杂在你要打开的,不

仅是那枚果子,不仅是那枚果子的皮、瓤、果肉和果核,更是你的嘴,你的舌头,你的喉咙,你的胃,你的心——是你的“眼耳鼻舌身意”你的全部感官。否则,即便你把那个果子完全打开,甚至切成碎片,它依然没被打开,依然是那个果子,完整如初。那样的“打开”,与一枚果子的生长过程刚好相反,打开一枚果子,正是长成一枚果子的逆

过程。那些挂在果树上的果子看似一动不动,其实从开花、结实、成长到成熟,同样经历过那样的过程:从吸取大地营养,接纳雨露滋润,到抵御鸟虫侵扰,抗击烈日酷暑……它全身心地,铆足了一生精力,眼见多少果子半途而废荒芜而逃,惟有它成就出了那样一枚果子。所有的生长都是疼痛的。可惜,当我们轻松惬意地品尝一枚果子时,常常难以想到果子里包藏着的疼痛。果子把所有那些曾经的不堪,苦涩,伤痛,都化成了酸酸甜甜。它是天地的产物,是心血的凝结,是时间的集结,生命的精华。每枚果子都秉持着先祖的原初,并不想长成另一种形状,以耀人耳目。它恪守着祖训,坚持着生长,在乎的是内在品质。它不想把自己弄得花里胡哨怪模怪样时尚时髦。而“时尚”的意思通常是,再过两三个月就不再流行了。它又是独立的、独特的,只有它自己的,纯属它才有的特别的滋味。它以此把自己和别的果子区别开来。它是寻常的,又是不寻常的。而我们品尝的,正是那种独立、独特、寻常与不寻常。

诗也一样。一首诗写了出来,须经由读者打开过咀嚼过品味过,才算真正完成。如波兰诗人辛波斯卡——其诗作被称为“具有不同寻常和坚韧不拔的纯洁性和力量”——所说,“在诗歌语言中,每一个词语都被权衡,绝无寻常或正常之物。没有一块石头或一朵石头之上的云是寻常的,没有一个白昼和白昼之后的夜晚是寻常的。总之,没

有一个存在,没有任何人的存在是寻常的。”任何一枚诗的果子,都是不寻常的,它们没有标签,更无须叫卖。诗的果子只提供真正的诗意,而非有意无意地添加一些花几元钱就可以买到的廉价甜蜜蜜。一枚真正好诗的果子,自然天成,因而伟大。我们读《诗经》,读唐诗宋词时,正是那样的果子,自然天成。隐藏在那样一首诗里的诗意的“核”,就那样被我们发现,并表达了出来——优雅,简洁,无须喊叫,无须刻意。末了那句“我们就此别过”,让我回味再三。它的

不寻常就在它并没有特意明晰地标明它的指向,每个品尝者,都可依据自己的人生经验,去丰富和补充它,尔后成为一首真正的,经由读者一起参与完成的诗。于是,当我手捧着那枚果子,小心翼翼地把它打开时,那种厚厚的,内在于字里行间的味道,便让我像我这样至今仍然惦记着家乡的人,怦然心动……

细细地,我品味着永奎奉献给我们的一枚又一枚果子,那些生长于大围山的诗的果子。他还年轻,还难说已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果农”,但他奉献给我们的诗的果子,有些已滋味淳正,回味无穷,余韵悠长。须知那还是他种下的果树的初果,而不是那么整齐,每一枚都有尚佳品质。他还在继续打枝、修叶、施肥,精心料理,历经时日,赢得诗的果子的面积丰收,不会太过遥远。或许到下一次再去屏边,再去大围山,那些果子就已真正成熟了。

——打开一枚果子,品尝一枚果子,各人的口感注定不同,欲得真味,不妨往陆永奎“择河而居”处,亲自一试。

燃鞭炮碎了一地的声响/又一年。我们就此别过

你说说看,那是一种怎样的滋味?我不大清楚,“阿碑大寨”是不是就在“人字桥”下,但无论怎样,那都是诗人一直惦记着的,先人世世代代居住过的古老家园。隐藏在那样一首诗里的诗意的“核”,就那样被他发现,并表达了出来——优雅,简洁,无须喊叫,无须刻意。末了那句“我们就此别过”,让我回味再三。它的

不寻常就在它并没有特意明晰地标明它的指向,每个品尝者,都可依据自己的人生经验,去丰富和补充它,尔后成为一首真正的,经由读者一起参与完成的诗。于是,当我手捧着那枚果子,小心翼翼地把它打开时,那种厚厚的,内在于字里行间的味道,便让我像我这样至今仍然惦记着家乡的人,怦然心动……

——打开一枚果子,品尝一枚果子,各人的口感注定不同,欲得真味,不妨往陆永奎“择河而居”处,亲自一试。

永不熄灭的火塘

雷洋

心愿

张雪飞

翁丁,是一个被原始温柔以待的地方。翁丁,是一个被文明隔夜直过的民族。翁丁,是一个被图腾充盈灌注的符号。翁丁,是一个被神话深情涤荡的村落。

翁丁村,坐落在中缅边境群山之中。它是临沧市沧源县境内的佤族聚居地之一,被称为中国最后的原始部落。

到过翁丁的人,会被那里纯古、简单的佤族民居和习俗吸引。于我而言,在短暂驻足中,记住的是那里的颜色。因为这些颜色,我把翁丁称为“五色山寨”。

翁丁是绿色的。村子四周长满了古树,以榕树居多。这些自然生长的树种,从寨前到寨尾,从寨头到寨脚,从寨里到寨外,把整个寨子包裹得严严实实,似乎要穿过原始森林才能找到。古木习生、翠荫四绕、满目葱绿、林墙隔世,好些神秘,也难怪有人称它是最后的秘境。山风过寨,榕树摇曳的时光,便是风的旅程和栖息地。经年过往,只有村口的古榕树一直诚恳地守护着山寨的安宁。

翁丁,有自己的理由和用自己的方式存续着,它是一个纯净的异乡,也是一个牧歌的地方。纯净,是因为它原始,洼居深山;轻柔,是因为它无争,独处世外。

翁丁是灰色的。提起翁丁,很多人都会对那里的服饰、歌舞、美食、图腾、神木、祭房等印象深刻,但让我记忆犹新的是全寨保留完整的木草房。木草房上四周满目葱绿的映衬下,显得有些陈旧寡灰,没有艳丽、没有气势、没有生机,但就是在这片灰色的草木建筑下,孕育着一个民族的原始纯粹和生生不息。原来,木草房下隐藏着的多姿多彩的生活、载歌载舞的日子,让他们在不知不覺中,大大方方地走出了“权权房”,又开开心心地步入了新时代。

翁丁是蓝色的。天高云淡,成就了佤山蓝。与翁丁见面的时候,天上的云不知去向,只留下慵懶极致,甚至触手可及的几朵陪衬在天际、留守着蓝天、看着村落,让人疏离心境、疏忽流云。移步换景,醉赏了佤山蓝。看佤山的云,可以在屋外,也可以在屋里,可以在高处,也可以在远处,只要你喜欢,透过浓密的树叶可以触心润目,看个就近。日月同辉,映衬了佤山蓝。赶上时候,太阳和月亮在佤山蓝天相约,似乎分不清昼夜,但日光通透,温度太真实,光影太新鲜,让人反而觉得,只有佤上空月亮才是古老的。

在佤山蓝遮罩和掩护下的森林,树根上、树干上、树枝上,到处挂满了牛头。那些挂满山寨的牛头不是简单的遗骸和装点,而是用血肉和营养润育一个群体、

用生命和精神护佑一个民族的图腾。这种图腾依附于生活之中,超然于精神之外,既有物质的依靠和信赖,更有精神的信仰和崇拜。

翁丁是黑色的。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热爱的颜色,佤族最喜黑色。黑色灌注在他们的服饰、装饰、发色、肤色,乃至文化、审美、信仰、情感追求等方方面面,体现在他们生活的点点滴滴之中。佤族人的服装以黑色居多,但不拘泥和局限于黑色,更多时候,他们会用适量的其他颜色加以点缀和衬托。还有黝黑的肌肤、黑亮的眼睛、乌黑的头发……佤族男女都希望有一头浓密乌黑的亮发,黑头发的小伙子更受姑娘青睐,黑辫子的姑娘惹得小伙子追求。

佤族人如此崇尚黑色,甚至把自己的节日取名“摸你黑”。“摸你黑”取意于佤族民间用锅底灰抹在额头上驱邪祈福,如今,已经演变为一种过节娱乐的特有方式。

在翁丁,你看得到的击鼓、跳舞、唱歌的每个人,都是绝不重复的笑脸,呈现的是几乎完全一样快乐。鼓点、舞蹈、歌声、喧哗着山寨人生的纯简与自在,让佤族男女变得真实而奔放、和谐而自由,那是他们想要的自由,也是他们拥有的自由。

这种快乐和自由没有修饰、没有掩饰、没有矫饰,这种快乐和自由佤山专属、佤寨深藏、佤族制造,这种快乐和自由,是大自然的天高地厚赐予的。

翁丁是红色的。翁丁的红色元素中,有三处让人烙下深刻印记,不经意装进心里。一处是在草屋顶上,不多不少地开放着的一枝三角梅。屋顶枝红作色,点缀了那片灰色的世界。她是风中一抹红,似佤寨新娘的头饰,点燃了自已的喜悦,也点亮了村客的心情。又一处是在佤王府,佤王府的火塘,直到今天,翁丁人仍然用炭火烹饪,呈现的是几乎完全一样快乐。鼓点、舞蹈、歌声、喧哗着山寨人生的纯简与自在,让佤族男女变得真实而奔放、和谐而自由,那是他们想要的自由,也是他们拥有的自由。

翁丁,从原始社会走来,跨越时空、跨越历史、跨越发展,沧桑变迁,距离是那么遥远,又如此之近。也许不为别的,就因为山寨里深藏着一塘繁衍生息的火、一塘炽热红色的火,一塘永不熄灭的火。

翁丁,既是佤族人的栖息之地,也是他们的精神故乡。

2016年,我曾写过一部3万余字的中篇小说《好大一幢房》。其中有一部分写到主人公少年时代跟着妈妈在田地里干农活时,妈妈经常会跟他讲起自己的经历,讲她对成为一个城里人的渴望和对现实的无奈,往往讲着讲着就涕泪横流泣不成声。其实,这部分来自我少年时代的经历。

我出生在一个半工半农的家庭,爸爸在外工作,妈妈在家务农,妈妈原先也是吃国家粮的,上世纪60年代,外公一家被下放农村,由城镇户口变为农村户口。后来,国家落实政策,外公外婆都恢复了城镇户口,但妈妈却由于爸爸的阻挠,一直未能办理“农转非”户口。看着儿时的伙伴都落实政策回了城,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而自己却依然只能辛辛苦苦地从土里刨食,妈妈“恨”透了爸爸,他们的关系变得非常紧张,吵架拌嘴成了家常便饭。

爸爸在家里排行老大,他还有三个弟弟,成家之后全都“拢”在一起过日子,整个大家庭老老少少有近20口人。在那物质匮乏的年代,我们家的生活是异常艰苦的,在我幼时的记忆里,平时吃的多是面汤、土豆之类,有时甚至是把小麦直接煮了吃。

就是这样简单的饭食,也经常是定量的。记得有一天吃午饭时,妈妈边吃饭边给我年幼的弟弟喂饭,不料饭碗被弟弟一巴掌打翻了,一碗面汤全泼在了地上。妈妈想再去锅里舀点面汤,但锅里早已空空如也。整个下午,妈妈含着泪水在田地里干活,饿得冷汗直冒,收工后几乎连走回家的力气都没有。

那时,妈妈最盼望的,莫过于重新拥有一个城镇户口和一份体面的工作。所以,当后来国家落实政策时,妈妈简直是心花怒放,可爸爸不知出于啥考虑,就是不同意妈妈回城。本来是天赐良机,看得到却无法抓住,妈妈就像一只飞上了高空却又无情地一头栽到地上来的风筝,心情犹如坐过山车一般,悲喜两重天!

这种心情,随着妈妈在城里的一次经历更加剧了。那次,妈妈进城赶集,遇到了一位儿时的伙伴。那伙伴当年也跟妈妈一样,全家人都被下放农村,不同的是,后来国家落实政策时,她的丈夫积极支持她回城,她办理了“农转非”户口不说,还被安排到城里一所学校搞后勤管理工作。妈妈在集上遇到她,主动跟她打招呼,哪知衣着光鲜的她斜了妈妈一眼,嘴角浮起一丝讥消的笑容,鼻子里“嗯”了一声便扬长而去。

这一幕对妈妈的刺激实在太太,回来的路上,她边走边流泪。她认定我的爸爸是造成这一切的

“罪魁祸首”,心里充满了对他的“愤恨”。妈妈回到家后,爸爸看到她的神色有些异常,主动上前搭讪,妈妈的神情一瞬间变得那样的凄厉、愤怒,眼睛里含着泪花吼出一句“离我远点!”便走进卧室扑在床上大放悲声。

在我的印象里,妈妈是一个要强盛的女人,无论遇到多难的事,也从未在我的面前流过泪。但也就是从这次之后,她变得多愁善感起来,带着我在田地里干农活时,经常会跟我讲述她的经历,讲她儿时在市里的生活是何等的幸福快乐,仿佛泡在蜜罐中一般;而现在的的生活是多么不如意,语气中充满了对幸福的城市生活的无限向往和对苦难的农村生活的厌弃、痛恨。

她往往讲着讲着就泪如雨下痛哭失声。每次,妈妈讲完后,总会以这样的话语来收尾:“儿呵,我这辈子也就这样了。但你不一样,你未来的路还很长。你一定要好好读书,将来争取成为一个城里人!”

我家有一丘水田在进城的道路旁,每当来到这丘水田里干农活时,妈妈便会蹙起眉头不时地长吁短叹,目光也会变得迷离起来,久久地凝望着那条白绸缎一般飘向山外的道路,而她对自已往事的讲述,也会变得更加声情并茂,流的泪水也会比平时多。

那时,我因年纪尚小的缘故,对妈妈讲的一切,尚处于似懂非懂的状态,但妈妈那种强烈的对改变自己命运的渴望和对幸福美好生活的向往之情我是深深地感受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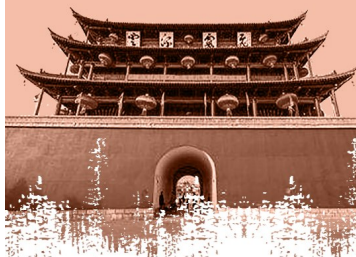
后来,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我家的生活逐渐好了起来,开始能吃饱饭了。我念高中时,妈妈见村里不少人跑生意发财,便在村里开了一家日用品代销店,家里的生活水平更是有显著改善,盖了新房,添置了电视机等家用电器。

也许是生活逐渐向好的缘故,也许是忙于店里生意的缘故,妈妈很少再像以前那样沉浸在对往事的追忆和痛悔之中。更可喜的是,她和爸爸的关系也逐渐变

《鹧鸪天·建水古城》十二首

孔祥庚

建水县旧称临安府,明朝曾在此驻军数十万,管辖南端国境线数千里。至元朝始,既是政治、军事、经济、文化辐射中心,也是中原文化、民族文化与西方文化融合之要地,名胜古迹众多,自然景观秀丽。为了探索诗词在现代旅游中之作用,并尝试、体会从诗到词之中雅趣,故填《鹧鸪天》词十二首,诚待诗家雅正。



东门楼

旭日总将楼抹红,还来春燕嫁东风。优游沧海尘嚣外,旋绕云梁霞宇中。登极顶,擅金钟,当年威武荡长空。一门雄镇南疆固,十万旌旗寄寸衷。

建水文庙

学海沧波万步廓,鸢飞鱼跃杏花香。虔诚学子行朝礼,至圣先师端坐堂。兴礼义,育贤良,滇南邹鲁岂能忘?德侔天地扶民庶,道冠古今家国昌。

建水古民居

小巷闲游入院中,茶香酒艳座无空。草芽豆腐家常菜,古调新词警世钟。谈国事,议民风,援绥同事总相逢。有人夕死难闻道,莫逆之交唯奉公。

小火车

汽笛长鸣铁路通,稀奇洋货满城中。摩登香水胭脂俏,牛奶咖啡甜酒红。争实干,淡虚功,应怜岁月去匆匆。百年勋业前人铸,后世新基梦不空。

指林寺

月上元砖瓦旧,堂中独览旧碑图。久传神鹿青云去,后有先民福地居。追往事,莫糊涂,苍天待物不亲疏。百骸贪取终冥路,历尽艰辛是坦途。

杨慎故居

太史巷中飘桂花,香归韵婉状农家。文人难敌贪权吏,傲骨奈何载地瓜。无绝路,有才华,忠君兴教向天涯。用之以尊中国,青史岂能忘记他。

双龙桥

南海之源北瓢瓢,岸斜烟柳碧丝绦。长龙卧看双龙汇,楼阁凌腾万象娇。云淡淡,水迢迢,匆匆岁月古今潮。诗家早已封称号,千里珠江第一桥。

建水紫陶小镇

庭院辘罗店铺横,香泥妙手善经营。谁怜宝物加封地,遂使名陶再复兴。书必读,地须耕,为官要务惠民生。扶持产业千秋事,百姓心中自有评。

建水古地中海化石

沧海茫茫刺此痕,倒骑龙背觅龙根。一枚化石年三亿,千种珊瑚佛万尊。观绝景,适良辰,人生彻悟显精神。浮沉生死随天意,长取诗情注我魂。

燕子洞

千里珠江一洞疏,白腰雨燕万相呼。日月轮回小仙境,阴晴递换大龙图。秋宁静,片云孤,南翔远旅再归无?天留福地栖神鸟,我爱山河永复苏。

天柱塔

山势争归颠洞头,泸江波涌暗中流。前贤疏浚千年治,后辈登高四野收。天柱立,影形投,有因有果善良谋。人间正道崇明德,感动神龙惠故畴。

建水酸石榴

花绽火红芽绽青,玲珑玛瑙玉婷婷。蜜唇甜嘴非天性,养胃疏肝是本能。多利润,少平衡,身家性命赌亏盈。遭灾烂价无追悔,集市无情天有情。



联合主办: 云南日报 | 省文联 | 省作协 |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